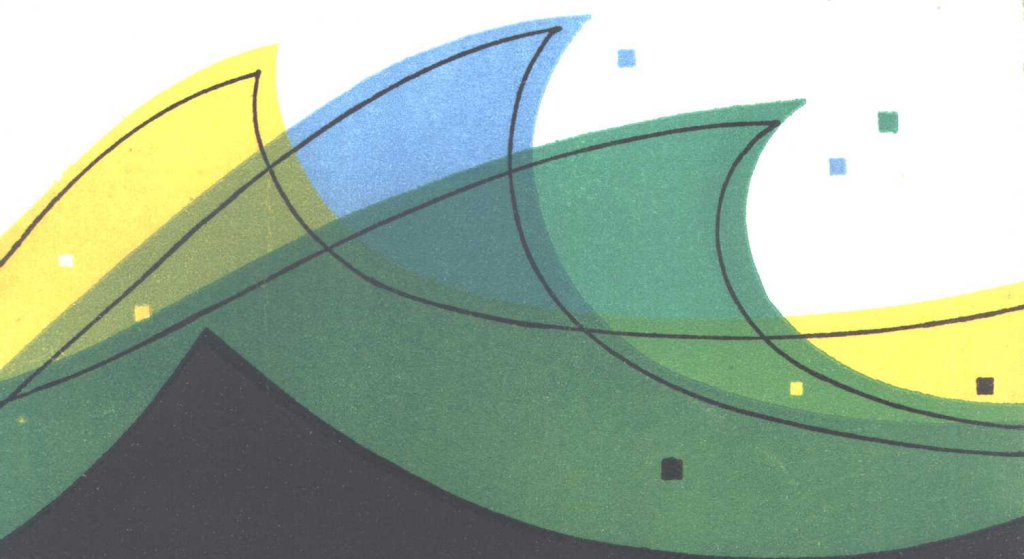




在黛色的波涛下

鄂 华

在黑色的波涛下

鄂 华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 北京



封面设计：邬闻耕 章桂征
插图：王绪阳

在 黛 色 的 波 涛 下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 印张 200千字 插页5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30,000册 定价：0.75元

内 容 提 要

太平洋战争末期，一艘日本绿十字巨型救护运输船，在我国南方一个滨海城市的附近海域被美国潜艇击沉。这艘沉船一直吸引着一些国际冒险家，他们为攫取传说中船上的大量财宝，做着又一个又一个贪婪的发财美梦，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阴谋和行动计划。

一九七八年，我海军潜水员鞠山林，奉调来这个滨海城市担任潜水教练，寻找沉船位置。他在经验丰富、潜水技术高超的台湾籍渔民蔡金铨父女的帮助下，与国际毒品走私集团的重要成员龟田，进行了一系列艰险复杂的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沉船，挫败了龟田盗取毒品和企图炸毁沉船，消灭罪证的阴谋，揭开了几十年来无法解开的沉船之谜。

作品题材新颖，色彩浓郁，情节惊险曲折，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清新细腻，读来引人入胜。

目 录

序 幕	绿色的十字沉没在太平洋上……………	(1)
第 一 章	日本红十字会的申请和《旧金山论坛报》 的独家新闻……………	(23)
第 二 章	一位对收集贝壳很感兴趣的旅游客人……………	(46)
第 三 章	海岛上的不期而遇……………	(71)
第 四 章	牛尾屿喧闹起来……………	(97)
第 五 章	奇怪的拜访……………	(121)
第 六 章	海上的小船和岸上的篝火……………	(141)
第 七 章	海鸥出动了……………	(164)
第 八 章	水下魔影……………	(186)
第 九 章	绿十字船之钟……………	(211)
第 十 章	图穷匕现……………	(226)
第十一章	大海保持沉默……………	(242)
第十二章	天网恢恢……………	(259)
第十三章	千钧一发……………	(270)
第十四章	在黛色的波涛下埋葬了多少罪恶……………	(289)

序 幕

绿色的十字沉没在太平洋上

时间：一九四五年四月

一 幸运之神在向谁微笑？

“说实在的，我可不喜欢这个场面！”水手永野身子靠在主甲板的舷索上，心绪烦乱地俯视着码头上正在进行着的哭哭泣泣的告别场面，头也不回地对身旁的轮机兵森村说。

“为什么？那两支萨克斯号吹的倒是怪好听的！”森村很感兴趣地说。这是一个体格魁梧的汉子。他不敢太靠近舷索，害怕那细细的铁链会经受不住他的压力而折断，只微微伸手扶着栏杆，巨大的身躯象一尊铁塔矗立在甲板上。

“好听？我可受不了那些女人的哭声，就好象是在给咱们哭丧似的。”

“老天保佑！千万不要再胡谄这些不吉利的字眼了！”森村慌忙地拦住他，“那些人不过是因为自己不能上这条船而悲伤罢了！也真怪可怜的！谁知道等待着她们的将是什么呢？”

码头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任何一次轮船开航，送行的人也没有这一次这样多。他们几乎都是日本人，这个城市的征服者，平时一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现在却都失去了威风。无论是船上船下，都笼罩在一片凄凉肃穆的气氛之

中，丝毫没有通常在重大的航行前所特有的那种节日的欢乐情绪。天空乌云密布，低低的云层象铅块一样压在人们的头顶，海面暗淡无光，浪涌阴沉地起伏波荡，仿佛蕴含着一种无名的忿怒。岸上没有彩旗，送行的人手里也没有鲜花。被欢送的人，有的胳膊吊在绷带上，有的撑着拐棍，身上都罩着白色的伤兵外套。趸船上军警排列成行，戒备森严。亲友的告别只能在码头上进行，凡是没有获得这次航行的特别通行证的人，都不准到船上来。有的人企图往船上挤，立刻被全副武装的宪兵拳打脚踢，驱赶下去。有幸上船的人，尽管身残腿缺，一个个脸上熠熠生辉，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而留在岸上的人，一个个紧锁双眉，眼睛里滚动着绝望的泪水。

突然，一直在无精打采地演奏着一支凄凄婉婉的夏威夷骊歌的铜管乐队忽地改变了曲调，吹奏起一支威武雄壮的大东亚圣战进行曲来。

“不知道又是哪一位重要人物上船了？”永野说，并探身好奇地向下望了一望。

果然，一大群身上穿着笔挺的军服的日军士官，簇拥着一位威严的、上唇留着一撮花白短髭的将军，走上船来。

“我说，今天上船的大人物可真不少呀！”森村说，“咱们这条船，从下水以后，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么神气过！”

“别作声！”永野压低声音喝住他，“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帝国驻东印度群岛占领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高野康夫。上一次咱们的船在苏门答腊卸下一批重要的货物时，他曾经亲自到咱们船上来过。而那个人，”他用手悄悄指了指一位手按着战刀，站在码头上给这位尊贵的客人送行的军人，“他就是殖民地总督，著名的马来亚之虎！”

“是吗？”森村惶悚地说，“这样的大人物都上船来了！看样子，咱们在这地方的日子真的不会长久了！”

正在这时，连天气也仿佛要为这一隆重的时刻凑趣，一直密云四合的天顶竟然也裂开了一道缝隙，漏下了一缕金黄的阳光，恰好照射在船只停靠的码头上。在岸上的日本人群中，迅速地传过了一片抑制不住的惊叹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何等辉煌的景象啊！在一片被战火硝烟熏得焦黑，到处是累累弹痕的码头建筑物旁边，一艘舰身全部漆成白色，首尾长达一百六十公尺的万吨巨轮，象一座白玉的城堡炫耀在阳光之中，漂亮而庄严。直径两米五粗的烟囱上，醒目地展现出一个美丽的绿色的十字，象洁白的玉石中镶嵌着一块碧绿的翡翠。

然而无论是绚烂的阳光，漂亮的船身，或是欢快的音乐，都未能给在场的这些日本人心里增添一些真正的欢乐，相反地，却似乎更增添了惆怅和凄凉。

这真是一次奇特的送行！因为在场的每个日本人都知道，眼前这艘美丽的绿十字船，将是最后一艘能够平安地离开这儿返回日本的船只了！从此以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片茫然不可知的悲惨的命运了，就如同被判死刑的囚徒等待自己的末日来临一样。

自从日本海军在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全师覆灭以后，日本就已经丧失了整个南太平洋的制海权。

进入一九四五年，形势每况愈下，根据美国海军作战部公布的战报来看：仅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份一个月内，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南太平洋海域，共击沉日本作战舰艇七十三艘，运输船五十四艘，中型油轮三十艘，炸毁高雄、新加坡、雅加达、西

贡等港口码头七座，日本的制海、制空力量更是丧失殆尽，从日本本土通向东南亚各殖民地的海上运输线已经全部瘫痪。素有“太平洋上的明珠”之称的繁华的贸易巨港新加坡已经变成了一座死港。一九四五年最初几个月中，从这里满载财富和各种战略物资驶回日本和由日本本土载运武器弹药驶来这儿的几十艘运输船只，全部被美国潜水艇击沉，无一幸免。

就在这样的情势下，五天以前，白色的幸运之神，AWATAKA MARU 号突然出现在港口。

它的到临，激动了这座孤岛般的城市，重新在当地的日本人的心头燃起了希望。

这是几个月来他们看到的第一艘来自日本本土的船只！而且它是不受袭击的，它即将平安地回到日本去。

因为它是一艘绿十字船！此时此刻，象一束绿色的火焰熠熠闪耀在阳光下的巨大绿色十字，就是使它受到幸运之神特殊恩宠的原因。

这艘绿十字船的出现，有着一段非凡的来历：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不宣而战，猝然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短短几年里，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大批美国和他的盟国的军人和侨民变成了俘虏，其中包括六万荷兰人，一万五千美国人，两万英国人和加拿大人，总数共达十六万五千人，分别扣押在香港、仰光、新加坡、爪哇、婆罗州等地的集中营和战俘营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政府十分关心这批战俘和侨民的命运和处境。一九四四年，美国 and 苏联商定，以苏联的纳霍德卡港为中转港，向东南亚各地的战俘营运送救济物资。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对日宣战，可以担

负起这一使命。同年十月末，美国潜艇就已将数千吨救济物资运抵纳霍德卡，并通过中立国瑞士，要求日本派遣船只将这些救济物资转送到最后目的地，美方保证对承运这种救济物资的船只决不进行攻击。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的这一要求长期不予置理，直到不久以前，距离美方提出这一要求已经是半年之后也就是当日本已经完全失去了海上的控制权，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运输线也已经全部瘫痪之后，日本才突然通过瑞士告知美国：日本同意专门派出舰艇承运这批救济物资，条件是美国对承担该项任务的日本船只不攻击、不检查、不干涉。美国出于对战俘和侨民的利益和安全考虑，同意了日本的要求。为了保证这一协议的切实执行，双方通过瑞士商定：日方担负此项任务的船只的船名和照片，每次航行的航线和进出港口的日程，均须在事前通过瑞士送交美国，并须得到美国照会确认。为了便于识别，船身要漆成白色，烟囱部位要漆上一个巨大的绿底白十字；夜间航行要点燃全部航灯，并要对绿十字加以特别的灯光照明。同时，美国虽然承诺了对绿十字船不攻击、不检查、不干涉，但日本必须保证，该船决不能利用此机会，输送任何军火武器和战略物资，只能运送救护用品和伤员。

协议达成后的第二天，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将它的正在海军中服役的吨位最大的AWATAKA号运输舰进行了改装，折除了船首的两门大炮，一门高射炮，以及船尾的四枚深水炸弹，投入了这一负有特殊使命的航行。

绿十字船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五日自日本门司港启航，根据它启航前通过瑞士提交给美国的照会上记载：这次航行共装有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红十字会以及国际红十

字会总部提供的救济物资三万一千零二十九包，总重量约二千五百吨。但是据曾经在这次航行中亲眼见过绿十字船的人讲：该船在航行中吃水很深，估计载重量起码在一万吨以上，而且该船在途经高雄、香港、西贡、雅加达各港时，都是在深夜卸货，四周警戒森严，全部搬运工作都是日本士兵负担。在西贡时，有人看见从该船上卸下了许多体积巨大的上面划有红十字标记的木箱，任何救济物资也没有如此巨大的体积。

尽管有许多可疑之点，绿十字船在整个航行中并未遭遇过什么意外的麻烦，现在终于来到了它的最后一站，帝国在东南亚占领区的统治中心——新加坡。

在被地狱的阴影统治着的这条死亡的航线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艘来回运行安全无阻的白色使者，简直是一种奇迹，因此它很快就获得了“幸运之神”的美丽称号。

现在，这幸运之神正碇泊在港口，即将启程归回。每天都用它美丽洁白的外表蛊惑着、召唤着每一个长期身居异乡的日本人的心，特别是它的来临是在这样的时刻：琉璜岛的登陆战已经揭幕，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转向日本本土进行，南太平洋各殖民地失陷只是在旦夕之间。对于殖民地一切有权势、有财富、希望回国的人来讲，绿十字船将是他们最后的唯一的机会了。

绿十字船静静地碇泊在新加坡的港口，然而围绕着它的每一张航行证，却在该市的上层日本人士中间展开了紧张的角逐。

几天以来，日本驻东南亚船舶运输司令部的接待室里，白天门庭若市，夜晚则是应接不暇的豪华宴会。

几天以来，从新加坡飞往东京的密码电报象雪片一般，仅

被美军截获的就在三千封以上，内容都是各财团和商界的巨子直接向日本军部申请搭乘绿十字船的特许。

与客舱中这一场紧张的对每一席舱位的角逐同时，另一场更诡秘的活动则在货舱中悄悄地进行。每天深夜，全副武装的宪兵封锁了码头的一切通道，一辆接一辆的军车，运来了各种各样包装严密的不知名的神秘的货物。没有雇用任何殖民地的工人，全部货物都由日本士兵装入船舱。

现在，神秘的货物已经装载完竣，舱位的角逐也已经结束，正象任何一次竞争一样，胜利的永远是少数强者。而在这场斗争里，需要的不仅仅是巨额的财富，还要有慑人的权势。最后获得乘坐绿十字船特别航行证的一千九百零三人，都是殖民地显赫一时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和他们的亲属。然而他们在上船后，却必须伪装成残废者和病弱者，这何尝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对于绿十字船这样一艘原来是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船只来讲，这个乘客数字已经是够大的了，连同一百二十名船员，搭乘该船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二千零二十三人。然而对于成千上万渴望离开这个孤岛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又是何等地少啊！

从今天在乐队伴奏下喜气洋洋地登上绿十字船甲板的幸运者中间，人们看到了回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的驻东印度群岛占领区最高行政副长官川岛健治，缅甸巴莫政府最高顾问东乡太郎，日本第三船舶运输司令部参谋长杉本一男，日本大东亚省次官井口新平，外务省调查局长山田昭作，帝国石油公司副总经理古田孝之这样一些显赫一时的人物，其他人员也都是些高级外交官员和占领区行政官员，在前线服役期满奉命回国的日本陆海军高、中级将领和军队文职人员，帝国

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日本邮船公司的高级职员，各财团、商社驻殖民地分支机构的经理和高级职员，以及这些人物的眷属，一个个外面罩着雪白的伤员外套，里面却衣着豪华，气派非凡。岸上那些在这次竞争里未能中选倒霉蛋，看见这些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人物，也只有自叹弗如、暗暗咒骂！

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这片热热闹闹的吹吹打打声中，一个身形瘦小的中年男子，乘坐着一只海岸巡逻艇，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绿十字船的另一边上了船。亲自陪同他上船的，是日本海军特务机关“光机关”派驻绿十字船的特派员龟田。上船以后，他一直被带进了龟田本人的房舱里，就在那里安置了下来。他随身带上船来的几个十分沉重的皮箱，由两名强壮的马来亚人扛着，也都送进了他的房舱里。然而当巡逻艇离船返岸的时候，却没有看见那两个马来亚人再回去。

最后启航的时刻到临了，船上响起了告别的汽笛。就在这时候，岸上的乐队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由于乐队指挥过于伤心而丧失了理智，突然演奏起肖邦的丧礼进行曲来。回肠荡气的悲哀低沉的旋律一下子揪住了所有在场的日本人的心，船上船下响起了一片哭声。人们恍惚感觉到他们是在给一具白色的巨大棺材举行葬礼，而被埋葬的就是他们自己。

在这一片哭泣声中，当船身即将离岸，舷梯已经撤卸下来了最后一刹那，一位衣着华贵的妇女，在太平洋海战中阵亡的前海军中将平光的富有遗孀，突然歇斯底里发作似地号泣着从船上跳了下来，口里喊叫着：“我不走了！我宁愿坐在火山口上，也不能留在这条船上。”

还不等这个发疯的女人站稳脚跟，一伙人已经朝着船舷一拥而上，尽管预兆是如此地不祥，仍有成十成百的人愿意

填补她留下的空席。但是已经迟了，绿十字船已经离岸，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都扑进了海里。

连接发生的这两件事，无可挽回地给这次航行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然而对于留在岸上的人来说，这只船依然是他们全部希望之所系，是幸运之神的宠儿。他们悲哀地茫然地望着它漂亮的白色的船身向大海远方驶去，希望与幸运也随着它一起离开了他们。

然而幸运之神确实是在向它微笑吗？谁能知道在茫茫海程上等待着它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二 台湾海峡的迷雾

在绿十字船船首的舰桥上，船长浅冈两眼凝望着前面灰暗的天空和阴沉的大海，脸上带着一丝苦笑：“我真高兴我们终于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实在无法相信她就是我心中的皇后，美丽的新加坡。那永无休歇的游乐，那永不凋谢的繁华，于今都在哪里？”

大副藤村叹了一口气：“游乐有时会休歇，繁华也会凋谢，但是财富却永远不会消失，阁下没有看见吗？它们都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我们的货舱里。”

“快住嘴！”浅冈吃惊地将他喝住，“你身为帝国的海军军人，（尽管你制服上现在佩戴的是民营公司的徽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是执行命令，别的一切既不需要我们看，也不需要我们问。”

“我担心的是这次航行的安全！”藤村辩解说，“你知道他们这些天晚上在咱们船上装了些什么东西吗？美国人的情报

工作无缝不入！咱们的船在这里停靠了这么多天，咱们在干什么，他们能够一点也不察觉吗？”

浅冈冷冷地说：“你想的未免太多了，大副先生！我们的船是不受攻击的。而且这一次船上装载的货物里，也找不到任何值得我们担忧的理由。”

并不是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和船长一样乐观。启航前不祥的预兆是那样震慑人心，而近一年来频繁的海难更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船上的大多数人对于这次航行的前途都未卜凶吉，忧心忡忡，以至很难在这些显赫的客人们中间看见一张笑脸，听见一句笑声。

第二天，他们几次在浩淼无边的大洋上，遭遇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侦察飞机，当它们在头顶低空盘旋了几周，看清了舰上绿色的十字标志之后，就很快地飞走了。每一次它们的出现和消逝，都给船上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惊恐与忧惧，担心死亡的攻击会随之降临，而后来竟然平安无事。几次同样的经历，开始使这些惊弓之鸟相信：绿色的十字确实是他们忠实可靠的保护神。在柬埔寨角附近的一次与美国潜水艇的相遇，终于使他们最后丢掉了怀疑。瞭望台的水手在距离不到两哩的海面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怪物，最初以为是鲸鱼，后来却被证明是一艘潜水艇的舰首，顿时在全船引起了一片混乱，仿佛末日已经降临一般。不料那只潜艇不但没有对他们发起攻击，反而平行地伴随着他们向北驶行了十几海哩，才潜入水中，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告别新加坡的第四天，属于最尊贵的客人之列的帝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经理的夫人，在她的房舱中平安地生下了一个

漂亮的女孩，这一喜庆给全船的人更加增添了生的希望。船长浅冈专门为此准备了蛋糕和美酒，客人们举杯相贺，为了新生的婴儿，也为了他们自己。如果上帝要叫这一船的人毁灭，他是不会还让一个无辜、纯洁的小生命降生到这里来的。

然而到了第七天，当绿十字船进入台湾海峡时，船上客人们的心情又悲观黯淡起来。不仅仅因为这条狭长的海峡有着可怕的名声，它是出名的船舶葬身之地，每个月在这里被美国潜水艇击沉的各种类型的日本军舰和运输船都在几十艘以上，更为糟糕的是：船只在这里遇见了罕见的大雾。

南太平洋的四月，本来是风平浪静、阳光绚丽的季节，绿十字船这一次却偏偏遇见了大雾。从午后开始，天边就仿佛扯起了一片灰蒙蒙的幕布，以后雾愈来愈浓，能见度愈来愈低，到了傍晚，整个天地已经被这种白色无形的气体所弥漫，二十公尺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尽管现在时间不过下午五点，可是船上的人都感到黑夜早已降临。

这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既然他们唯一赖以保护自己安全的是绿十字，那么，在浓雾中敌方军舰无法看清绿十字标志，岂不大大增添了船只的危险？

船长浅冈脸色阴郁地凝望着面前的陀螺罗经，船用的高倍望远镜无力地悬垂在他胸前，从四面八方密密实实包围着他们的无法穿透的雾障，已经使它变得象玩具一样毫无用途。

这时，在舵轮前值班的轮机兵请示：“海上能见度太低，船只是否需要减速？”

浅冈毫不犹豫地命令：“航速保持十七节不动！方向偏东三度。”

这是个毅力坚强、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他果断的语气也给

周围的人增添了信心。

大副藤村犹豫地问：“这样大的雾还保持这样高的速度，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浅冈未直接回答他：“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赶紧冲出这魔鬼的雾区！”

藤村同意地说：“是啊！船上的旅客都惶惶不安，他们担心在这种浓稠的雾海里，美方军舰根本无法看见咱们的绿十字标志，可能会对我们错误地进行攻击。”

浅冈厌烦地说：“我不喜欢那些哭丧的脸，你应该让这些傻瓜相信：浓雾是幸运之神赐给我们的又一重保护衣。美方军舰在雾中固然看不清我们船上的绿十字，但是如果它们连我们的船身都看不见，岂不更增加了我们的安全？这些人对现在最新采用的雷达技术还是一无所知，这个说法他们是会相信的。况且，从根本上说，美国军舰是否能看见我们确实也无关紧要，因为我国政府早已将咱们的绿十字通过海峡的预定时间和航线都通知了美国太平洋舰队！”

藤村顺从地回答了一声“是！”

然而，看来浅冈自己对自己刚才讲的这番理由，似乎也有些信心不足。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对藤村说：“通知信号室，提前打开绿十字照明灯！”

绿十字周围的照明灯很快就点亮了。在灰暗的夜色中，一串璀璨的灯光，好象粒粒闪光的钻石，镶嵌在一块巨大的绿色的翡翠边上。绿色的中央，是一个白玉的十字。四周的稠密的雾，在它的映照下都反射出一片淡淡的幽雅的绿色的光晕。

船长的话，果然很快在乘船中起了安定作用，大家高兴